



刘少奇
与安源工人运动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刘少奇与安源工人运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
安源工人运动纪念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刘少奇与安源工人运动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66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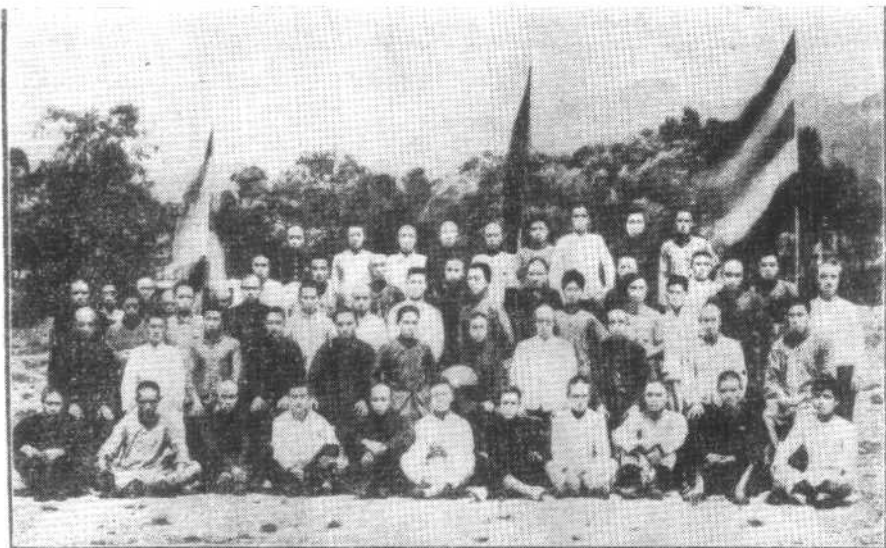
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500册

统一书号:11190·055 定价:0.72元



1924年6月刘少奇同志在安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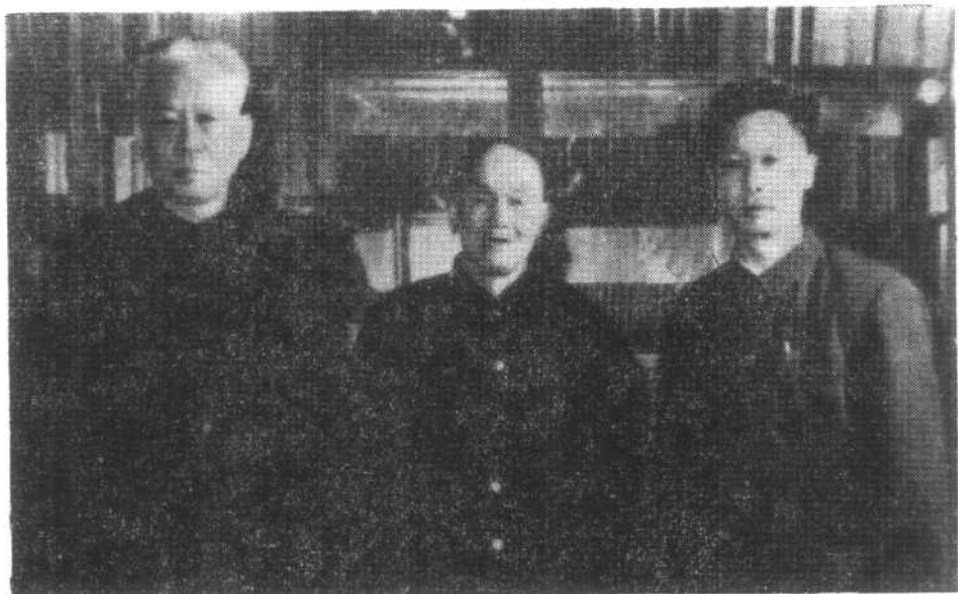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第一届总代表及驻部职员合影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第一届总代表及驻部职员
合影。(第二排右起第六
人为刘少奇同志。)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旧址。(二楼左起第一个窗
口的房间是当年刘少奇同
志的旧居。)

一九二二年十月十日出版



1964年，刘少奇同志在北京接见安源大罢工时的工人俱乐部总代表袁品高同志(中)合影。

目 录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刘少奇 朱少连 (1)
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	刘少奇 (29)
俱乐部组织概况·····	刘少奇 李求实 (45)
“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	刘少奇 (48)
救护汉冶萍公司·····	刘少奇 (52)
整顿萍矿意见书·····	刘少奇 (62)
一九五三年七月八日给安源镇工会的信·····	刘少奇 (72)
王光美同志给《工人日报》社和《中国青年》杂志社的信·····	(73)
王光美同志给《萍矿工人报》的信·····	(75)
干事会报告(一九二三年九月)(节录)·····	(76)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第一届职员表(摘录)·····	(77)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第二届职员表(摘录)·····	(79)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章(一九二三年九月)·····	(80)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章(一九二四年九月)·····	(88)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补习学校教科书(选)·····	(97)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纪念罢工胜利的传单·····	(102)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纪念安源工友罢工胜利的传单·····	(108)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宣言·····	(110)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祝安源路矿工会罢工胜利周年 纪念·····	(113)

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祝词·····	(115)
江西安源路矿工人大团结(报道)·····	(117)
萍安罢工五日记(安源通信)·····	(118)
萍乡路矿工潮之经过(长沙通信)·····	(124)
劳工记(节录)·····	(126)
李寿铨日记(节录)·····	(140)
李立三同志谈安源工人运动·····	(145)
肖劲光同志的回忆·····	(152)
易礼容同志谈安源·····	(157)
革命熔炉——安源·····	吴化之口述 (161)
真理的启示·····	袁品高 (163)
在刘少奇同志身边·····	张明生 (168)
罢工前后·····	易友德口述 (174)
安源老工人座谈会记录·····	(177)
刘少奇同志二三事·····	(180)
安源斗争拾零·····	(182)
刘少奇主席接见袁品高同志·····	赵 凯 (184)
关怀和想念·····	朱子金 (189)
安源煤矿与安源工人·····	(193)
高展在黑暗中的一面灿烂红旗·····	(201)
刘少奇在安源革命活动大事记·····	(209)
少奇同志永远活在安源工人心里·····	朱子金 (213)
后记·····	(219)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1923年8月10日)

刘少奇 朱少连

(一) 弁 言

自产业革命以后，机器愈发达，渐将社会分成劳动与资产两大阶级；机器愈发达，两阶级的界限愈分明，两阶级的利益愈背驰，劳工解放运动乃随之而起。最近数十年中，西欧劳工阶级皆各组织团体，联成一气，向资产阶级宣战；或已取得政权，实行劳农专政；或已养成伟大的潜势力，仍不断地向资产阶级进攻。中国产业发达较迟，要求解放的呼声，直到最近数年中，才从久被压迫的劳动界中发出来。自从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员大罢工以后，工会运动与罢工运动乃层见迭出，而武力解散武力压迫亦随之而至，这可以证明中国劳工解放运动发达之速，势力之大，社会上一般人的视线也不容不转向于这一方了。安源路矿工人的工会运动及旧年九月之大罢工，实是幼稚的中国劳工解放运动中最有成绩的一件。在这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过去的事实，详细的披露出来，聊供伙伴之借鉴，借叨明者之教益。

(二) 黑幕重重的萍矿与株萍路

萍乡安源煤矿为中国最大产业，即汉冶萍公司之一部，开采

已二十余年，产量极富，据估计约包孕有五百兆吨之多。其采取方法，悉仿西制，电车驰骤，往来如梭，机声隆隆，累年不绝。全矿雇用工人凡一万二千余人（开大工时，人数尚须增加），内计窿内矿工六千余人，机械工千余人，余则俱为洗煤炼焦、运输及各项杂工。每日可出煤约二千余吨，炼焦约七、八百吨。所出煤焦，除略供本矿及株萍、粤汉两路之用外，余均由株萍、粤汉两路及公司轮驳运往汉阳、大冶，以供两处钢铁厂之用。

萍矿原来之工作制度，除窿外一部分机械工人及窿内杂工等系点工（以日计工资）而外，余俱为包工，工人皆在包头之下做点工；因此工人出卖其劳力，乃不能与资本家直接交易，中间还须经过包头阶级之剥削。如窿内矿工，矿局所给工资，每人每日可合银洋二角七、八分，而工头给与工人，则每人每日只可合铜元二十六、七枚（安源洋价每一元可换铜元二百一十余枚），工头剥削所得，实在工人工资一倍以上。且当发给工资时，又得剥削其尾数，如工资在一元以上者给一元，不上一元者则仅以不足数之铜元付给之。他如歇工扣伙食，误事罚工资，重利盘剥等事，无所不用其极。是故工头每月收入有银洋七、八百元者，有上千元者。

工头收入既如是之丰，则欲相安于无事，势必须分与职员若干以塞其口；否则职员固可上下其手，使工头不独无红利可图，且将大折其本。工头与职员于是双方勾结，一方尽力剥削工人之血汗，一方又着手于“吃点”①、“买空”②、“做窿”③、“买灰”④

① 工头向矿局领取三十人之工资，而只雇用二十人，余十人之工资即为工头囊中物，这便是“吃点”。——原注

② 实际上出产只九百吨，而工头勾结各方，向矿局虚报一万吨，此中一百吨之价值又为彼等囊中物，这便是“买空”。——原注

③ 扣发做窿（窿即隧道）应用之材料与人工，使窿狭隘难行，而工头仍向矿局

等弊，从矿局方面攫得许多利益。

窿外各种包头于工人之工资，皆有同等之剥削，间有剥削至工人工资三、四倍以上者。

萍矿工人每日工作时间为十二时。工人皆系成年工人，惟一小部分之学徒及守房子送饭等工人为童年工人，女工绝无。矿局对于工人生活的设备，极不完善。窿工有食宿处四区，计屋百余间，每间约丈余宽，二丈余深，须住四十八人，然因房屋过少，竟有每屋住至五十人以上者。房中床俱叠置，大类柜橱，空气恶劣，地位低湿，诚一“栖流所”之不如！窿外工人亦稍有寄宿房屋，但亦不敷用。他如食宿处之食料更属粗陋无比。工人洗澡池直等于一小市之泥沟，实为世间绝无而仅有者！诸如此类，均非生人所能堪。余如工人游艺及工人教育设备，皆一无所有。卫生方面，设有一萍矿医院，然亦仅潦草塞责，司其事者初不类减少工人痛苦一如天使之慈心医士，直一性情暴躁如狼似虎之市侩耳，屠夫耳！

萍矿当局对于各职员工头对工人之无理打骂及无情剥削与压迫，初不加以制止，时且助长职员工头之威风以对待工人。以故萍矿职员工头得任性而行，毫无忌憚。其中重重之黑幕，实有非吾人所忍言者！矿局职员，自矿长以至各下级职员及工头管班等，

虚报，从中攫取利益，这便是“做窿”。——原注

- ④ 萍矿设有化验处，特延化学专家专任其事。逐日窿内所出之生煤洗煤，各机所出之净煤，炼焦各炉所出之焦炭，均按次分别提送化验，日不下百数十次，磷灰轻者奖，重者罚，严定分数。工头为求奖免罚起见，便购买专任化验之化学专家。金钱一到，磷灰立减，不爽毫厘，其购买之最周到者，该化学专家即取纯煤一块，为之化验，另由他处撮取些须之灰加入搅拌之，此种化验之结果，乃为上等；若久不献殷勤之工头，化学专家即呼而语之曰：“你的分数到了五十几分了（指磷灰而言）”，此即催促贿赂之隐语。这便是“买灰”。——原注

无不可以殴打工人，工人对于彼等之无理命令，亦莫敢稍有违抗。工人有稍不如意者，即滥用私刑，如跪火炉、背铁球、带篾枷、抽马鞭、跪壁块等，或送警拘留蛮加拷打。人生而受此，诚奴隶牛马之不如矣！

株萍路局工友共有一千一百余人，工作制多系点工，其中黑幕较少，惟其职员平日无理之压迫，亦不稍减于矿局，工人教育及卫生之设备各种，亦均付缺如。

安源路矿工友性质俱十分激烈，不畏生死，重侠好义，极能服从，又以万余工友，团聚一处，声息相通，故团结力亦十分充足。而另一方面，工作既如是之苦，压迫既如是之重，待遇既如是之虐，剥削既如是之深，故“组织团体、解除压迫、改良待遇、减少剥削”之口号一出，即万众景从，群焉归附。

(三) 第一个工人补习学校—— 俱乐部的成立

安源工人向来并无何等之组织。间亦有结兄弟及同乡会等小结合；但此种小结合于工人利害初无何种意义。年来因潮流之澎湃，工会运动及罢工运动既已弥漫于全国，安源工友之较为明了者，因之亦渐感本身痛苦之难忍与四周形势之可图，遂有意顺应此种潮流而谋自身之解放。

民国十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以后，特托人介绍安源路局火车房数工友通信，此后书记部所有各种书报及各处劳工解放运动之消息均次第传来，《工人周刊》等出版物，乃时出张于工厂附近之墙壁，宣传因而大广，于是要求解放之念，在此少数工友之心中，乃如雨后春笋，勃然怒放！适湖南中华工会机械会于九月（一九二一年，即民国十年）派人到安组织分会，路矿工友

加入者达二百人。但机械会之组织是狭义的，只限于机械工友，对于此地久受压迫困于地狱中的大多数煤矿工友，不免有向隅之憾。此间一部分较觉悟的工友渐觉此种贵族式、排他式的机械会，绝对无发达之可能，遂于十二月中函书记部，请求派人到安帮助并指导一切。书记部当即特派毛润之、李能至、宋友生与张理全四人到安考察情形，开始活动。毛等先以朋友的关系与各工友接洽，渐谈及工人受痛苦受压迫及有组织团体之必要等情，于是大得工友欢迎。书记部因是乃决定在安源办一工人补习学校及国民学校，特派李能至及蔡增准充当教员。学校于民国十一年一月成立，校址设于安源五福巷，这便是第一个工人补习学校。斯时工人夜晚至校补习者有六十余人，其中以路局工人为多。李等于教课之中，即略事宣传“工人在世界上之地位及有联合起来组织团体与资本家奋斗以减少痛苦解除压迫之必要与可能”，此外并常与各处工友接洽联络。二月之久，工友因此而觉悟者甚多；且辗转传播，来与李等接谈者日众，最后乃共集议组织俱乐部。三月十六日开第一次筹备会，推出筹备主任；四月一日开第二次筹备会，即由发起人李能至、朱少连等十人联名呈请萍乡县立案，并请出示保护，当蒙批准出示在案。因官厅之保护与发起人之宣传，俱乐部遂稍形发达，乃迁入牛角坡五十二号。四月十六日开第三次筹备会时部员已达三百余人，遂选举李能至为正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并选出评议、干事若干人。五月一日劳动节，俱乐部遂宣告成立。当日举行大游行，并散发传单，向社会及工友表明俱乐部成立之意义，晚间并演新剧及他种游艺，借娱群众。

俱乐部成立以后，加入者并不十分踊跃，良以当时俱乐部对外宣传之宗旨，仅为联络感情，交换智识等数句空话，对于工友切身之利害，初未明言。后乃以“创办消费合作社可买便宜货”为口号向群众宣传，加入俱乐部者因是渐众。

(四) “铤而走险”的大罢工

十一年七月，湖北汉阳铁厂工友因所组织之俱乐部为武力强迫解散而全厂罢工，不数日且获胜利。安源工友得到此项消息，甚为惊奇。俱乐部乘此时机，即向工友明白宣告：“俱乐部之宗旨，为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群众为之大动。矿局路局方面初对俱乐部甚不注意，及汉阳铁厂既罢工，乃渐觉俱乐部实含有几许其他作用，因之俱为不安而思有以消弭之。又因汉阳铁厂之罢工，乃由于武力压迫铁厂工人俱乐部而起，以故对于俱乐部虽十分恐惧，但亦不敢迳行压迫，遽尔封禁，只得用笼络手段假意敷衍。此时俱乐部正主任李能至已去长沙，部内办事人除朱少连外，尚有蒋先云、蔡增准数人。矿局当时系副矿长舒楚生握权，舒遂亲身至俱乐部探听情形，一面恐吓蒋、蔡等，一面又以津贴俱乐部经费拨给俱乐部房屋为言，希用笼络手段，借保无事。但彼时蒋、蔡等皆未为所诱动，反向工人大为宣传，谓：“舒矿长都到了俱乐部，矿长都不敢轻视俱乐部，可见俱乐部是正当的机关了。”于是俱乐部乃以此事及汉阳铁厂罢工胜利事件日夜在俱乐部宣传，每日分数处演讲，工人之来听者日众一日，加入俱乐部者亦日以数十计。空气愈造愈浓厚，形势愈趋愈严重，资本家恐惧之余，破坏之手段乃立至。

舒矿长见威吓不灵，利诱无效，且形势日趋险恶，不得已乃邀同路局机务处徐处长等联名具稟萍乡县署及赣西镇守使署，谓俱乐部为乱党机关，请以武力封禁。九月七日，赣西镇守使肖安国换防抵萍，路矿当局便大施恐吓手段。路局职员徐海波装神作鬼，以虚伪之友谊，警告俱乐部副主任朱少连（路局行车部总司机，与徐为同学）并加恐吓，促其速走，否则必有杀身之祸。次

日两局挂名职员沈开运（湘人，素称当局傀儡），同样恐吓俱乐部职员蒋先云、蔡增准者数次。他们以为将朱、蒋、蔡等数人先行吓走，俱乐部必定自然瓦解。那知朱等强硬异常，不为所动，且切实声明：“秉正大光明之宗旨，作正大光明之事业，死也不怕！”九日俱乐部正主任李能至由长沙到安源，态度更为坚决，誓死不离安源。徐海波，沈开运等知诡计不行，乃请萍乡县正式出示，训令俱乐部自行停闭。但此时粤汉路罢工风潮又起，路矿当局恐慌万分，将从前破坏俱乐部之手段完全软化，忙请李能至不要发表萍乡县训令，并承认往官厅疏通保护俱乐部。俱乐部乃趁此时机，竭力训练新加入的多数工友，并向路矿两局提出条件如下：

（一）路矿两局须呈请行政官厅出示保护俱乐部。

（二）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月费二百元。

（三）从前积欠工人存饷限七日内发清。

并限于二日内完全答复，俱乐部在此二日内，即竭力宣传“如不圆满答复，即行罢工”，并竭力宣传须服从俱乐部之命令，须依指挥而动作。此时群众激昂，已无可制止。及十二日路矿两局第一次答复，俱乐部认为不圆满；遂再通告路矿两局限即时答复；一面即准备各项手续以谋最后之对付。当日路矿两局虽一变从前欺压的态度为谦虚的态度，作具体答复，但尚圆滑，于存饷一项之答复，仍不圆满。至此俱乐部复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剥削等条件，要求答复。同时又接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来函，略谓：“……请你们努力作最后的对待：不要为官威所降服！我们奋斗的精神，自有奋斗的代价。我们因压迫而死，毋宁奋斗而死，死有代价，死有价值！我们对于你们表无限的同情，决设法为诸君的声援！”罢工行动，这时已勃不可遏。十三日火车房工人即无心作工，人人相遇即聚谈罢工，并声言：“若本日下午四时萍乡县保护俱乐部的告示不到，并本月饷银不能答复在十五发给，即行罢工。”同时

矿局窿工及各处工人也都跃跃欲动。迨至晚间十二时，萍乡县告示还未到部，俱乐部此时已成骑虎之势，乃断然将罢工命令发出，时为一九二二年（即民国十一年）九月十三日午夜十二时也，俱乐部部员时仅七百余入。

（五） 罢 工 以 后

先是工友既如此激烈，俱乐部已知非罢工即无法解决；但深恐万余工友不能齐心，又恐不能维持秩序，而各处工人代表无不满口承认，担保已部工友能够齐心，能够维持秩序。并声言罢工期内，各工友的举动，当比平时更加文明，维持的方法只有各归住房而不外出。俱乐部见各方皆有把握，且情势已迫，故于十三日夜将各处罢工命令，分别同时传出。即于是夜开赴株州之元次车先行停开，将车头及水柜各种重要机件完全卸下，并通知机务处各工友，次早不放进班号。当夜三时，矿局东平巷电线忽然断绝，运炭电车不能行走，各工友皆已知当夜罢工，遂如潮水一般，一群群涌出窿外，大呼“罢工”不绝。工友出窿后，即争取树枝将窿口塞满，先通知当晚四时接班的不要进班，再派人在各窿口把守，并竖立大旗一方，上写“罢工”二字。于是窿工完全罢工了。其余如洗煤台、制造处、修理厂、炼焦处等均于十四日上午停止工作，各归住房去了。此外尚有八方井锅炉房一处及电机处电机二架，俱乐部命令仍照常工作。因为八方井锅炉房乃供给窿内打水机、打风机之用，若停止工作一小时，全矿即将完全被水淹没；无风全窿即将着火。这一部分工作乃萍矿最险要的工作，所以不能停工。电机除供给电车外，尚供给安源全市电灯及窿工食宿处之饮水，若停止工作，则全市黑暗，且万余工人无水可饮，故亦不能停止工作。